

中華書局

慎

疾

芻

言

徐陵著

叢書集成初編

醫經溯洄集（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慎疾芻言引

余弱冠時家多疾病先世所藏醫書頗多因隨時繙閱不過欲稍識方藥而已循習漸久乃上追靈素根源下沿漢唐支派如是者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而注本草又十餘年而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而著傷寒類方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餘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疎漏蓋學以年進也乃世之醫者全廢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數年前曾作芻言一冊欲以醒世而鮮克聽從竊思生長聖朝毫無益於此世而半生攻苦雖有著述幾種皆統談醫學無驚心動魄之語足令人豁然開悟因復摵心挖骨卽芻言原本更加痛快剖析實因悲憫填胸不能自己願覽者諒其苦心虛懷體察以之治人則敬慎可以寡過以之治己則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從之有人庶繇斯道於一綫乾隆丁亥秋七月巧日洄溪徐靈胎識

慎疾芻言

清 吳江徐靈胎泗溪著

補劑

學問之道必由淺入深。從未有淺近不知而專求怪僻者。況醫法一誤必至傷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謂淺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荆芥。感寒則蘇葉葱頭。欬嗽則蘇子杏仁。傷食則山楂神曲。傷暑則香薷廣藿。瘧疾則柴胡湯加減。痢疾則黃芩湯加減。婦人則四物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傳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症。則非此等藥所能愈。必博考羣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症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隨症加減。今則以古賢之法爲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陰虛陽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間有稍馴謹之人。起病時仍用切近之藥一二劑。未即有效。卽轉而改用溫補。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卽換方也。況所服之方或未盡善。不思卽於前方損益萬妥。而遽求變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性雄力厚之品。大反前轍。必至害不旋踵。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溼燥火爲外因。喜怒憂思悲驚恐爲內因。因此十三因。試問何因是當補者。大凡人非老死卽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況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雖浸其身於參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謬舉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

虛氣虛固當補矣。所湊之邪不當去耶。蓋邪氣補住，則永不復出。重則卽死。輕則遷延變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輕而元氣漸復，非藥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聞醫家已用補藥，則相慶病者已愈。今則病勢方張，正羣然議進參附熟地，豈不可駭其始也。醫者先以虛脫嚇人，而後以補藥媚人。浙江則六味八味湯，加人參麥冬等藥。江南則理中湯加附桂熟地鹿茸臍帶等藥。於是人人習聞，以爲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虛死。所以服補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並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醫者虛脫之言，真有先見之明，毫無疑悔。若服他藥而死，則亲戚朋友羣詬病家之重財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醫者之罪竟不勝誅矣。所以病人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虛，而旁人代爲述病，亦共指爲極虛。惟恐醫者稍用攻削之劑，以致不起。或有稍識病之醫，卽欲對症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擇至補之藥以順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謗。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可挽回也。

用藥

醫道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藥治一病。但一病有數症，統名爲病，如瘧病之類，分名爲症，如人取藥之對症者，合幾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藥而後有方，方成之後，再審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似，則云以某方加減。竝非醫者先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辨症用藥之法，如有人風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分，寒居幾分，痰食居幾分，而藥則隨其邪之多寡以爲增減，或一方不能兼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虛設之藥，無一分不斟酌之分兩也。況醫之爲道，

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藥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若不論何病總以幾味溫補投之愈則以爲己功死則以爲病本不治毫無轉計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陳方者用柴胡一味卽名柴胡湯用大黃一味卽名承氣湯於古人制方之義全然不知隨其口之所指而已其醫案則襲幾句陰陽虛實五行生克籠統套語以爲用溫補之地而文人學士又最易欺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卽以爲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詡爲得醫學之捷徑將千古聖人窮思極想所製對症之方數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道之行相習成風猶無足怪獨是閒居涉獵之人亦俱蹈襲此等謬說與醫者同聲合氣親知家有病卽往幫助醫者用危言擎住本家使之不得不用溫補貴重之藥以明關切因而致死死則以爲用此等藥原未嘗云病者服之必效不過如此門第之家於理不該服價賤之藥耳若已生疾又有入亦以此法斃之真屬可憫數十年前亦有涉獵醫學者頗能辨別藥性博覽經方今乃相率而入於魔道其始起於趙養撰張景岳輩全不知古聖製方之義師心自用著書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於此極也我知天心仁愛其轉移必不久矣

中風

中風北人多屬寒宜散寒南人多屬火宜清火而祛風消痰則南北盡同古方自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而外則續命湯爲主方續命湯共有數首不外驅風其隨症加減皆有精義從未有純用溫熱滋補不放風寒痰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輕病則使之不死不生惟日服人參以破其寒而戀其命最可傷也。

又有稍變其說者用地黃引子以爲得陰陽兼補之法亦大謬也此方乃治少陰氣厥不至舌瘡足痿名曰痱症乃純虛無邪有似中風與風寒痰火之中風正相反劉河間之書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風其害相等余每年見中風之症不下數十人遵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溫補之藥者百無一愈未甚服補藥者尙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奈何一患此症遂甘心永爲廢人旁人亦視爲必不起之症醫者亦惟令多服重價之藥使之直得一死而可無遺憾豈不怪哉願天下之中風者斷勿以可愈之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也

欬嗽

欬嗽由於風寒入肺肺爲嬌藏一味誤投卽能受害若用熟地麥冬萸肉五味等滋膩酸斂之品補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痺脣癱喘急寒熱近者半年遠者三年無有不死蓋其服此等藥之日卽其絕命之日也間有見機而停藥者或能多延歲月我見以千計故今之吐血而成瘍者大半皆因欬嗽而誤服補藥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藥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乾薑一散一收以治寒嗽之症非治風火之嗽也況加以熟地麥冬則受禍尤烈又嗽藥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湯中用之以載甘草上行治少陰之喉痛與治嗽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氣逆痰升不得著枕凡用藥當深知其性而屢試屢驗方可對病施治無容冒昧也

吐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症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藥誤之也。蓋血症因傷風欬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虛勞傷損而起者，十之一二，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參、麥冬、五味等滋補酸斂之藥，將風火痰瘀俱收拾肺管，令其欬嗽不止，元氣震動，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住，必成癆病，無人不知。今竟無一人知之矣。蓋吐血而嗽者，當清肺降氣，略進補陰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并不必服藥。其甚者，祇取補絡之藥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卽不服藥亦能自愈。歷試不爽。乃病者進以不服藥之說，則雖或面從，背後必非笑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參、五味等藥，則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後者復然，豈非命乎？

中暑

暑字之名義，與寒字相反，乃天行熱毒之病也。其症脈微，少氣，煩渴，燥熱，甚則手足反冷。若其人汗出不止，用人參白虎湯主之。如或身熱，腹痛，脹滿，嘔吐，瀉痢，厥冷，則名熱霍亂。人參斷不可用，當用香薷飲、藿香正氣散主之，皆治暑之正法也。若傷寒論中，又有寒霍亂一症，此乃寒邪入陰，用理中湯主之。此治寒霍亂之法也。與暑熱之霍亂，絕不相干。乃後之醫書於熱霍亂門中，附入寒霍亂一方，名大順散，用肉桂、乾薑、卽理中湯之變法，其方下亦注明治夏月傷冷飲之症，其說甚明。乃昏昧之人耳聞有此方，竟以之治暑熱之霍亂，以示奇異，其死也，宛轉呼號，唇焦目裂，七竅見血，熱歸於內，則手足反冷，而脈微欲絕，所謂熱深厥亦深也。手足冷謂之厥，厥者逆也。乃病者醫者不知此理，以爲服熱藥而更冷，其爲陰症無疑，故目覩其慘

死而無所悔。以後復治他人。熱藥更加重矣。與治暑熱痢者之用四逆湯。其害正同。舉世盡以爲必當如此。雖言不信也。

痢疾

痢有數種。誤治則生死立判。凡脾氣不實。飲食不化。晝夜無度。無紅白積者。此爲脾瀉。其方不一。當隨症施治。若傷寒傳入陰經。下利清穀。脈微厥冷。此爲純陰之危症。非參附乾薑不治。患此者絕少。若夫夏秋之月。暑邪入腑。膿血無度。此名滯下。全屬暑熱之毒。蒸腸爛胃。與陰寒之痢。判若水火。仲景以黃芩湯爲主。而因症加減。此千古不易之法。今乃以暑毒熱痢。俱用附桂薑茸。始則目赤舌焦。號痛欲絕。其色或變如豆汁。或如敗肝。熱深厥深。手足逆冷。不知其爲熱厥。反信爲真寒。益加薑附。以至胃爛腸裂。哀號宛轉。如受炮烙之刑而死。我見甚多。惟有對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湯及參耆等補藥者。於久痢虛乏之人。或有倖中。若邪氣未清。非成痢疾。即至不救。蓋治痢之方甚多。博考古書。自能窮其變化。何得以不入痢症之藥。每投必誤也。

陰症

六淫之邪。不但暑燥火固屬乎熱。即風寒溼亦變爲熱。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故外感總以散熱爲治。惟直中陰經之傷寒。必現脈緊便青。畏寒踴臥。不喜飲。舌無胎。種種寒象。當用溫散。此千不得一者也。何近日之醫。舉天下寒熱雜感病勢稍重者。皆指爲陰症。即用參附薑桂。

服後而熱更甚，竝不疑爲熱藥之故，卽用熟地麥冬等以爲補陰配陽之法，竟忘其爲外感矣。要知陰症無發熱之理，間有寒極似陽，而外現熱症者，其內症必現種種寒象，然亦當驅散其寒，如麻黃附子細辛湯之類，亦竝無補寒之法也。乃以溫熱之邪，硬派作陰症，而全用溫補，真千古之奇聞也。又有以夢洩房勞之後，而得外感者爲陰症，更屬笑談。夫邪果入陰經，卽無房勞等事，亦屬陰症。如邪不入陰經，則自有本症治法，與陰何干？若云外邪乘虛入腎，則尤當急驅腎中之邪，豈可留邪燶腎？又有用熱藥之後，其熱勢益增，忽轉而改用大寒，乃是以藥試病矣。要知一病有一病之方，豈無對病和平之藥？乃始投之火，卽轉而投之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咎熱藥之誤，而咎寒藥之誤，何也？蓋人之死也，必漸冷。服熱藥而反冷，則信以爲非藥之故。若服寒藥而冷，則明明以藥使之冷矣。故熱藥之殺人不覺，而寒藥之殺人顯然，所以醫者寧可用補用熱，雖死而猶可免咎也。

老人

能長年者，必有獨盛之處。陽獨盛者，當補其陰；陰獨盛者，當益其陽。然陰盛者十之一二，陽盛者十之八九，而陽之太盛者，不獨當補陰，并宜清火以保其陰。故老人無不頭熱耳聾，面赤便燥，現種種陽症。乃醫者爲老人立法，不論有病無病，總以補陽爲主，熱盛生風，必生類中等病，是召疾也。若偶有風寒痰溼等因，尤當急逐其邪。蓋老年氣血不甚流利，豈堪補住其邪？以與氣血爲難，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總與壯年一例，或實見其有虛弱之處，則用輕淡之品，而量爲補托。若無病而調養，則當審其陰陽之偏勝，而損

益使平。蓋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盡然也。故治老人者，斷勿用辛熱之藥，竭其陰氣，助其亢陽，使之面紅目赤，氣塞痰壅，脈洪膚燥，當著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慘也。

婦人

婦人懷孕，胞中一點真陽，日吸母血以養，故陽日旺而陰日衰。凡半產滑胎，皆火盛陰衰，不能全其形體故也。近人有胎前宜涼之說，頗爲近理。至於產後，則陰血盡脫，孤陽獨立，藏腑如焚，經脈如沸，故仲景專以養血消瘀爲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余每遵之，無不立效。乃近人造爲產後宜溫之邪說，以薑桂爲主藥，夫果陰陽俱脫，脈遲畏寒，血水淋漓，面青舌白，薑桂亦有用時，乃血乾火燥，純現熱症，亦用熱藥，則經枯脈絕，頃刻而斃。我見以百計，更有惡露未淨，身熱氣塞，煩躁不寐，心煩腹痛，皆由敗血爲患，亦用薑桂助其火而堅其瘀，重則卽死，輕則變成蓐勞。世之所謂女科名家，一例如此。蓋胎產乃天地生育之機，絶少死症，其死皆藥誤也。造爲此等邪說者，九死不足以蔽其辜。又胎產藥中，不用生地而用熟地，亦全失用藥之理，不可不思也。

小兒

小兒之疾，熱與痰二端而已。蓋純陽之體，日抱懷中，衣服加緩，又襁褓之類，皆用火烘，內外俱熱，熱則生風，風火相煽，乳食不歛，則必生痰，痰得火煉，則堅如膠漆，而乳仍不斷，則新舊之痰日積，必至脹悶啼哭，又強之食乳，以止其啼，從此胸高氣塞，目瞪手搖，卽指爲驚風，其實非驚，乃飽脹欲死耳。此時告其父母，

令減衣停乳，則必大僵。謂虛羸若此，反令其凍餒，無不睡罵。醫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剛燥之藥，卽用參耆滋補，至痰結氣凝之後，則無可救療。余見極多，教之適其寒溫，停其乳食，以清米飲養其胃氣，稍用消痰順氣之藥調之，能聽從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爲狂言者，百無一生。至於痘科尤屬怪誕，痘爲小兒之所必不免，非惡疾也。當天氣溫和之時，死者絕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氣虛而稠密者，間有不治，其始欲透發，其後欲漿滿，皆賴精血爲之，乃未發以前，卽用大黃石膏數兩，以遏其生發之機，而敗其元氣，旣而卽用蚯蚓數十，蟠蟲數個，及一切大寒大毒之品，如蜈蚣蝎子雞頭豬尾之類，又將地丁銀花等粗礪之品數兩，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惡物，卽令醫者自服之，亦必胃絕腸裂而死，況孩提乎。凡用此等藥者，必豫決此兒死於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翻盛稱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卽死於彼所用之藥也？或有元氣充實，幸而不死者，遂以爲非此等大藥不能挽回，而人人傳布，奉爲神方矣，更可異者，強壯之年，醫者黃芩麥芽俱不敢用，以爲尅伐，孩提之子，則石膏大黃成兩成斤，毫不顧慮，忍心害理，至此而極無奈呼！天搶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爲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頤內，取出血痰，此法起於明末，海濱妖婦騙財之法，惟蘇松二處盛行，割死者甚衆。蓋小兒有痰火者，喫乳數日，必有一二日，頤腫厭食，名曰妒乳，用薄荷朴硝爲末，擦一二次，卽愈，卽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頤內空虛之處，人人有此割則復生，豈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兒，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外科

治外症始起欲其不大將成欲其不痛大則傷肌爛膚腐骨穿筋難於收口痛則沖心犯胃耗血亡津惡症叢生矣故始起之時最重圍藥束其根盤截其餘毒則頂自高而膿易成繼則護心托毒治其內化腐提臘治其外自然轉危爲安乃始則不能束毒使小又無護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內服附桂熱毒等藥必至腐腸爛肉更輕用刀針割肉斷筋以致呼號瞀亂神散魂飛宛轉求死仁人之所不忍見也況癰疽用刀太早最難生肌收口凡毒藥刀針只宜施於頑肉老皮餘者自有提頭呼臘之法至於惡肉自有消腐化水之方故能使患者絕無痛苦收功速而精神易復乃此等良法一切不問豈傳授之不眞抑或別有他念也更可駭者瘡瘍之症最重忌口一切鮮毒毫不可犯無書不載乃近人反令病者專服毒物以爲以毒攻毒夫解毒尙恐無效豈可反增其毒種種謬誤不可殫述間有患外症之人若用安穩治法全不以爲妙用毒藥刀針者血肉淋漓痛死復活反以爲手段高強佩服深摯而遍處薦引因知疾痛生死皆有定數非人所能自主而醫者與病人以苦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治法

凡病祇服煎藥而愈者惟外感之症爲然其餘諸症則必用丸散膏丹針灸砭鎌浸洗熨湯蒸提按摩等法因病施治乃今之醫者既乏資本又惜工夫古方不考手法無傳寫一通治煎方其技已畢而病家不第遠涉不惜重聘亦祇求得一煎方已大滿其願古昔聖人窮思極想製造治病諸法全不一問如此而

欲愈大症痼疾無理也。所以今人患輕淺之病，猶有服煎藥而愈者。若久病大症，不過遷延歲月，必無愈理也。故爲醫者必廣求治法，以應病者之求。至常用之藥，一時不能即合者，亦當豫爲修製，以待急用。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術，而全無救人之具也。

制劑

古時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三合，古一劑今之三服。又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劑，此乃治強實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方也。末藥則用一錢匕，丸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九，加至二三十九。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煎劑乎？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爲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爲太重，爲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爲減輕，不知已重於古方數倍矣，所以藥價日貴，而受害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兩，餘藥只用一二錢者，亦從無此輕重懸殊之法。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即變爲氣血，所以不在多也。又有病人粒米不入，反用膩膈酸苦腥臭之藥，大碗濃煎灌之，即使中病，尙難運化，況與病相反之藥，填塞胃中，卽不藥死，亦必瀉死。小兒尤甚，又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爲不祿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處，孰知反以此而喪身。其貧者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并破其家也。吾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況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尙如此謹慎，卽此等存心，今人

已不逮昔人遠矣。

煎藥服藥法

煎藥之法各殊。有先煎主藥一味。後入餘藥者。有先煎衆味。後煎一味者。有用一味煎湯以煎藥者。有先分煎後併煎者。有宜多煎者。補藥有宜少煎者。散藥有宜水多者。有宜水少者。有不煎而泡漬者。有煎而露一宿者。有宜用猛火者。有宜用緩火者。各有妙義。不可移易。今則不論何藥。惟知猛火多煎。將芳香之氣散盡。僅存濃厚之質。如煎燒酒者。將糟久煮。則酒氣全無矣。豈能和營達衛乎。須將古人所定煎法。細細推究。而各當其宜。則取效尤捷。其服藥亦有法。古方一劑。必分三服。一日服三次。并有日服三次。夜服三次者。蓋藥味入口。即行於經絡。驅邪養正。性過即已。豈容間斷。今人則每日服一次。病久藥暫。此一暴十寒之道也。又有寒熱不得其宜。早暮不合其時。或與飲食相雜。或服藥時。即勞動冒風。不惟無益。反能有害。至於傷寒及外症痘症。病勢一日屢變。今早用一劑。明晚更用一劑。中間間隔兩晝一夜。經絡已傳。病勢益增矣。又發散之劑。必緩覆令汗出。使邪從汗散。若不使出汗。則外邪豈能內消。此皆淺易之理。醫家病家皆所宜知也。又惡毒之藥。不宜輕用。昔神農遍嘗諸藥。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醫者。於不常用之藥。亦宜細辨其氣味。方不至於誤用。若耳聞有此藥。竝未一嘗。又不細審古人用法。而輒以大劑灌之。病者服之。苦楚萬狀。并有因而死者。而已亦茫然不知其何故。若能每味親嘗。斷不敢冒昧試人矣。此亦不可不知也。

延醫

疾病爲生死相關。一或有誤。追悔無及。故延醫治病。乃以性命相託也。何可不加意慎擇。如無的確可信之人。寧可不服藥以待命。乃世人獨忽於此。惟以耳爲目。不考其實學何如。治效何若。聞人稱說。即延請施治。服藥無效。毫不轉念。甚而日重一日。惟咎己病之難痊。不咎醫者之貽誤。孰知藥果中病。即不能速愈。必無不見效之理。不但服後奏功。當服時已有可徵者。如熱病服涼藥。寒病服熱藥之類。聞其氣已馨香可愛。入於口。即和順安適。如不中病之藥。則聞其氣必厭惡。入於腹必懊憹。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此眞訣也。今人則信任一人。卽至死不悔。其故莫解。想必冥冥之中有定數也。又有與此相反者。偶聽人言。卽求一試。藥未盡劑。又易一醫。或一日而請數人。各自立說。茫無主張。此時卽有高明之人。豈能違衆力爭。以招謗忌。亦惟隨人唯諾而已。要知病之傳變。各有定期。方之更換。各有次第。藥石亂投。終歸不治。二者事異而害同。惟能不務虛名。專求實效。審察精詳。見機明決。庶幾不以性命爲兒戲矣。

祕方

古聖設立方藥。專以治病。凡中病而效者。卽爲祕方。並非別有奇藥也。若無病而服藥。久則必有偏勝之害。或有氣血衰弱。藉藥滋補。亦必擇和平純粹之品。審體氣之所偏。而稍爲資助。如世所謂祕方奇術。大熱大補之劑。乃昔人所造以欺人者。若其方偶與其人相合。或有小效。終歸大害。其不相合者。無不傷生。更有一等怪方。乃富貴人賄醫所造者。余曾遇一貴公子。向余求長生方。余應之曰。公試覓一長生之人。

示我。我乃能造長生之方。若長生者無一人。則天下無長生之方矣。其人有慍色。是時適有老醫在其家。因復向老醫求得之。乃倣余曰。長生方某先生已與我矣。公何獨吝也。余視其方。乃聚天下血肉溫補之藥。故難其製法。使耳目一新者。余私謂老醫曰。先生之長生方。從何傳授。老醫曰。子無見哂。子非入世行道之人耳。凡富貴之人。何求不得。惟懼不能長生。縱慾耳。故每遇名醫。必求此方。若長生方不知。何以得行其道。我非有意欺彼。其如欲應酬於世。自不得不然耳。後果得厚酬。余因知天下所傳祕方。皆此類也。此卽文成五利之餘術。萬勿以爲真可以長生也。速死則有之耳。識此以醒世之求長生而覓祕方者。

說

醫藥爲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異，竟視爲兒戲矣。其創始之人，不過欲駭愚人之耳目，繼而互相效尤，竟以爲行道之捷徑。而病家則以爲名醫異人之處在此。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今略舉數端於左。